

回到村庄过大年

李 晓

一进入腊月的门槛,我就开始沿用幼儿的习惯了,我在掰手指头,一天一天数着到大年三十还有多少天。

我心里默念着的倒计时,与一个村庄有关,那就是出生我、养育我的故土村庄,今年,我还是要回到村庄里去过大年。

一到腊月,逶迤群山的上空,有乳白的薄雾与炊烟缭绕,但分不清哪是雾,哪是炊烟。薄雾是这个季节里翻腾的乡愁,炊烟是腊月里涌动的年味。

炊烟里,有我那村庄农家杀了年猪宴请亲友的柴火美食,也有用柏树苗燃起,用它腾起的烟雾熏制腊肉。那油亮亮的农家土猪腊肉,刚从瓦缸里浸泡的油水里提出来,村庄里的腊肉,在植物的熏香中得到传统制作,然后,挂在农家老屋房梁上,和一同垂挂的金灿灿玉米一起,接受

霜风雨露的吹拂,空气里也是香喷喷的。难怪,走在腊月里的山道上,风哗啦啦吹,我吞咽着口水,是闻到腊肉香了,风把那些大树上的树叶,都吹得翻过身来,银亮一片,晃得眼都睁不开了。

老屋檐下,平时里大多沉默的石磨,在村壮的腊月里忙碌地咿咿呀呀转动起来。我家三爷爷做的石磨,上扇下扇的洼坑之间,密布着带状的磨齿,两扇椭圆的磨扇,平时无懈可击地粘合在一起,一旦被推动,磨齿之间的亲昵,如推的是水磨,就流淌出乳白色的琼浆汁液,那是来自大地上的小麦、玉米、糯米……腊月里的母亲,推动着石磨,母亲的背影,就是在石磨边渐渐佝偻下去的。

在村庄,很大的石磨,有时要用一头驴来拉,我亲眼看见一头驴倒在磨前,再也无法爬起来。一头驴,在磨前鞠躬尽瘁了。我想起三爷爷,那年腊月,在他做了

生前最后一个石磨后,也是突然一个趔趄栽倒在了山梁上,一堆黄土,最后就把他那小小的命给全部覆盖了。正月初一一大早,我的三奶奶,在桌子上的汤圆碗上,搁上筷子,喃喃着喊,老头子,老头子,快回来吃汤圆,红糖包的馅儿……一个苦命的人,和一头毛驴的命何其相似,有一年我在西部漫游,暮色苍茫中听到一头瘦得皮包骨的驴在叫:“吁!吁!吁!”我一瞬间想抱住它,和它倾诉一下我那些群山中乡亲们一生的命运。

在长江边的村庄里,有我表姨的家,腊月里,我最喜欢到表姨家去走亲戚。我提着一篮子豆腐,或者是山枣、核桃,有时还提上一只鸡冠红如血的大鸡公,这是母亲让我给表姨家送去的年货。表姨家门前,有一片湖水,湖边有密密的甘蔗林,甘蔗的身子,霜打了后,还沾着一层白粉似的的东西。表姨拿着一把砍刀,一根根甘蔗

在风中摇摆,表姨一刀砍下去,一根甘蔗身子还没站稳,就成了我的手中物。我抱在怀里啃着,甘蔗的甜汁,让我好几天后哏吐舌头,也感觉还是甜的。

十六年前的腊月,那是表姨家在故土的最后一个腊月了。腊月里,我去表姨家,我给表姨家买去的年货,已是城里流行的保健品了。那年,三峡工程的涛声,已从群山中隐隐上涨而来。表姨家刚杀的白花猪,把它抬到土坡上几个祖宗亲人的墓前,燃香烧烛,一一叩拜。两个月后,那些坟墓被搬迁,或沉入了水底。记得那年大年三十那天,我的表姨父,一个人坐在将要淹没在水下的老屋顶上,边喝酒边唱歌,我隐隐听到他唱的是三峡的山歌,表姨坐在屋下,眼眶里包着的,全是泪。

去年腊月,移民到浙江的表姨一家,带着三个月大的小孙子,回到故乡过大年。我陪他们全家,来到山下一江大水边,望着那些永远消失的村庄,陷入长久地沉默。表姨说,她的根,还是在这里,每到腊月,还是要回来过年。临走前,表姨带走了老家的一包黄土,她说,用那土去养阳台上的花。

过个“四世同堂年”

刘 凯

现在人越来越“恐年”,不知道如何才能过出“年味”来。我觉得,过年,过的是“人气”,团聚应是过年的主旋律。经过慎重考虑,我决定我家今年的春节这样过:接来住在乡下的五位长辈,在我的“蜗居”内,陪老人们一起过一个团团圆圆、快快乐乐的“四世同堂年”!

我和老公住在县城,乡下住着我们的五位长辈:我的父母,老公的爷爷和父母。以前过春节,都是我们回到乡下的老人身边,可每次都别别扭扭:双方老人住的地方相隔数十里,我们无法在除夕夜兼顾几位老人。就为这事,年年春节不仅老人不满意,我们也委屈。

我把“四世同堂年”的想法汇报给五位老人后,他们非常支持!于是,我和老公在家提前开始了准备工作,特别是接待工作。

首先,我俩把家里装饰一新。老公在“五老”休息的房间里分别贴上《春暖花开》《百寿图》壁画,棚顶拉上彩球、串灯,营造出了浓浓的年的气息。

其次,我们为老人们精心安排了生活用品。我们为“五老”准备了松软的被褥,以及纯棉拖鞋。老人们睡惯了热炕头,所以我们还特意铺了电褥子。老人在床下准备了痰盂。

再次,我们为老人准备了娱乐用品。老人们喜

欢听戏,老公特意买来一套戏曲精选CD碟和一台评书机;我为喜欢书法的父亲准备了文房四宝。

在饮食方面,我们也下了一番工夫:针对老年人的口味采购年货,准备了各式糕点、青菜和肉类食品。

住、吃准备好了,我们开始琢磨老人的行与乐。研究的最后结果是:春节期间,安排五老出行五次:陪逛公园、看庙会,参观花展;看电影,让五老过足“贺岁片瘾”;陪伴老人逛商城和超市,为他们采购一些衣物、日用品等“候补年货”。最重要的一项是,我们要在家里为老人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家庭春节联欢会”。我和老公、儿子都为老人准备了两个以上歌曲、相声、小品等节目。我们非专业演员,艺术水准肯定不高,主要是给春节添乐,营造氛围。届时,老人还将登台亮相。总的原则是:不讲“档次”,只讲“笑果”!如有可能,我们还将请来住在县城的姑父一家,那样,我们的“家庭春节联欢会”就“蔚为大观”喽!

每逢春节,总有一些老人在寂寞中度过。如何让留守的老人脱离寂寞,感受到亲情?我想,接老人来晚辈家过年,老少团圆,不失为一条妙计——就像我家这样,我坚信:在我家人的共同努力下,昔日寂寞的“五老”今年一定会过个别致、快乐、开心、难忘的春节!



年年有鱼

苗青 摄

儿时在邻居家看的春晚

吴 嘉

除夕夜,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过年夜饭,欢天喜地地围坐在一起看春晚,是很多家庭的传统节目。女儿们为了能跟我们一起听到新年敲响的钟声,硬是睁大了眼睛不愿意一个人先去睡,依偎在我的身边津津有味地看着春晚,即便上眼皮跟下眼皮直打架也不愿意离开。

我坐在自家舒适的全友牌沙发上,享受着屋内温暖如春的暖气,跟两个紧紧依偎在身旁的女儿有说有笑地观看春晚精彩纷呈的节目。看着女儿们因快乐而流光溢彩的小脸蛋儿,我的思绪不禁回到儿时,在邻居家看春晚的旧日时光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那一年邻居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,可把我们高兴坏了。一到晚上,大家都聚到他家看电视。一台只有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就放在屋角的三角柜最高处,

大人小孩分前后两排围坐在后面,安安静静地仰着头看黑白电视里又唱又跳还能说话的黑白画面,感觉好奇又新鲜。那个有生以来第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便是在邻居家一起度过的。

看的第一个春晚,我依稀记得春晚里既有小孩的游戏《看谁贴得快》,也有儿童节目《狗熊猴子投篮比赛》,更有唱歌和跳舞表演。但我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由陈佩斯和朱时茂主演的小品《吃面条》。陈佩斯滑稽而逼真的表演让所有大人小孩捧腹大笑不已。

还有那首由李谷一压轴演唱的《难忘今宵》,犹如天籁之音。在经年之后我也记忆犹新,每听一回就像对春晚的重温。

还有一年春节,由于家里年糕实在太多,到春晚开始了还没有煎完。因我要帮忙烧火,以至无法观看,心里急得要死。弟弟自告奋勇说,他代我去看,看到了好看的就告诉我。我

一听,便头点得像鸡吃米。哪知弟弟一离开,就不再回来。把我盼得,人在曹营身在汉,烧火都没心情了。该添柴火时没添,不该添时拼命塞,一阵阵地浓烟直把在灶台上煎年糕的父亲熏得咳嗽不停。后来被剪年糕的母亲发现了,终于允许我可以去看了。我犹如得了特赦令,扔下手里的火钳拔腿就朝邻居家跑。

后来,我们渐渐地长大了,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好了起来,90年代初,父亲给家里买了一台二十五英寸的赣新电视。虽然同样是黑白电视机,却因是自己家的,一家围坐在炭火旁你挤着我我挨着你,一起看春晚的感觉真不同。我们可以大声地说话,放声地笑闹,兴奋地跑来跑去甚至你追我打也不必拘谨和害怕。父母见了,也只会轻声地嗔怪下,然后又继续看电视。但那些儿时围在邻居家规规矩矩地坐着安安静静看春晚的往事,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。